

# 徒囚的上島崙崑

著 嘯 任

行發店書聯三知新·香港·活生

830  
2260



徒囚的上島崑崑

著 盧 任

店書聯三知新·書讀·活生



641 • Q267 • 32K • P.258 • \$ 8.2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四月第一版  
新華印刷廠承印  
北京造00001—10000册

---

• 總 管 理 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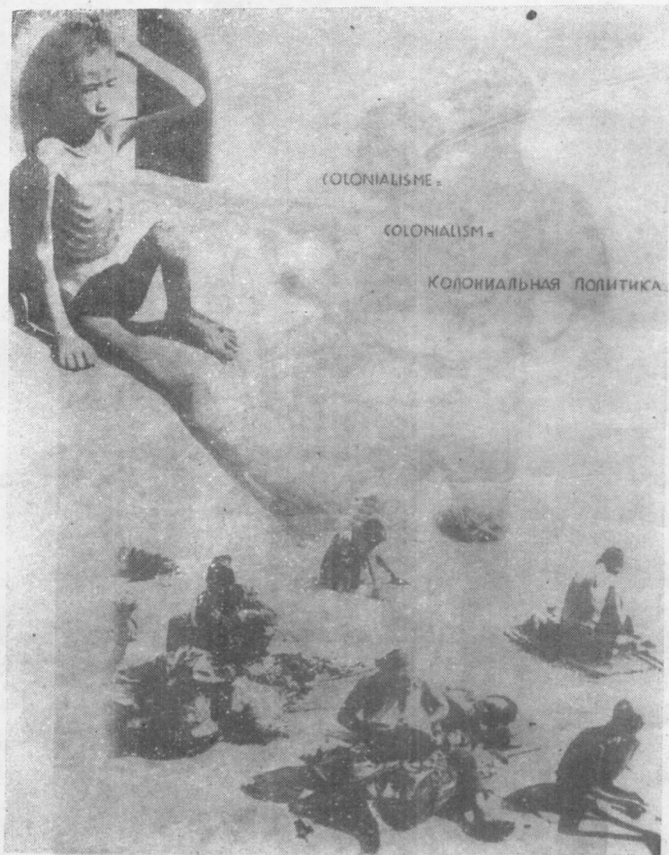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漢民路  
天津 濟南 西 安 長 沙 開 封  
香 港 大 連 哈 爾 濱 重 慶 漢 口

謹以此書悼念

爲越南人民革命鬥爭而犧牲的中越同志



COLONIALISME =

COLONIALISM =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

餓 飢



隊 擊 游



## 目次

一	日本兵在西貢登陸了	一
二	請給我們一些空氣吧	三
三	殘酷的毒刑	七
四	兩條路	三
五	中央大監獄	二七
六	夜半信使	四〇
七	一個同志被犧牲了	四二
八	自我檢討、學習	四九
九	沉痛的訣別	四九
一〇	審判前後	五五
一一	貨輪上	五七



一二	第十三號凶牢·····	八一
一三	在死亡的懸崖上掙扎·····	八七
一四	牢房中生活雜景·····	九六
一五	苦役開始了·····	一〇四
一六	緊張的碼頭上·····	一〇九
一七	逃獄、槍斃·····	一一四
一八	斷手、折腿·····	一二八
一九	採珊瑚石·····	一二五
二〇	冒充機器匠·····	一三〇
二一	哀悼籠罩着心頭·····	一四二
二二	建立生產、救活幹部·····	一四六
二三	郵政局長·····	一五〇
二四	幾位島上的著名人物·····	一五五
二五	一羣『常犯』·····	一六〇

二六	一串好消息	一六五
二七	文件	一七一
二八	獄中奇蹟	一七四
二九	盟機空襲島上	一八〇
三〇	蘇聯紅軍給侵略者以嚴厲打擊	一八五
三一	日軍登陸島上	一八八
三二	『三九』事變	一九五
三三	逃	二〇〇
三四	屠殺	二一〇
三五	奴隸們解放了	二二二
三六	人民的隊伍	二三三
三七	雄壯的船隊	二三七
三八	紅旗處處飄	二三三

## 一 日本兵在西貢登陸了

一九四一年九月。

地球像走脫了軌道，整個大地在震動，人們的心，好像飄在激流裏的浮萍，蕩漾不定，彷彿有什麼不幸的災難要突然壓到每個人的身上。

「日本兵在西貢登陸了！」

消息像生着翅膀似地一下子飛遍了西堤聯區。年輕人鐵青着臉孔，按着跳動的心胸竊竊私語；老年人顛巍巍地慌了手脚，從這一家走到那一家，把他們的憂慮傾吐出來，希望大家來分擔解決。

「怎麼好瞭？日本仔竟然來了！」

鐵翼下貼着兩塊紅膏藥標誌的日本海軍機轟轟響地掠過天空，飛得那樣低，馬達破裂的響音把屋子震得發抖。

恐怖氣氛瀰漫着，西貢葛珍娜街 (Rue Calinat, Saigon) 法帝偵探樓的大卡車分批出動，這些蠢笨的家伙，每停在一個地方，便要吞進幾個人去。

5179

牠停在華僑救國總會人員住宅門前、停在工廠、報社、文化團體，以及華僑學校的門前，裝滿了牠的俘獲物，然後吼着怪聲，揚起一條黑色的煙尾巴野馬般地衝去了。

在一座用耐火磚築成的宏偉的教堂邊，這隻野獸疲憊地洩着氣，停止了喘息，牠吐出一羣年青的男女，他們被押解進一座立體型的樓屋中去。

## 二 請給我們一些空氣吧

這羣人，跌跌撞撞地像鴨子似的被趕進一間檢查室。在那兒，每個人要獻出他們的身稅紙。還要把外衣裳及鞋襪剝光，只留下一件背心和短褲，連褲帶也被搶走了。

就這樣我和兩個不相識的廣東人爲一組，被塞進一間熱氣騰騰的方形小牢房裏去。

這間臨時拘留室看去祇有一方丈大，裏面已七橫八豎地疊滿了四十幾個人。潮濕、汗臭、夾雜着膿腥氣味；還有一股稀薄的煙霧從每個人的身上蒸發出來，使整個牢房像籠罩在晨霧中，在灰暗的牆壁上，水蒸氣凝成水滴蜿蜒滑下；這真是一個「蒸籠」呵！

我把衆人掃視一下，發現吳年同志蹲在牆的另一邊，他的眼睛呆呆的瞪着他的鼻子有意避開我的注視，在這場合我們彼此懂得要用什麼方式來應付。我默默站在一個最劣等的位置——毛廁旁

3

① 身稅紙是本四吋大小薄薄的小冊子，裏面註明華僑的姓名、籍貫、年齡、家屬及納稅的年度，是法帝在越南剝削華僑最普遍的稅收，無力繳納者，一經查到，就得被驅逐出境。

邊。事實也祇有這個地方才容許我去插足。

十月的天氣，亞熱帶的西貢正是悶熱的季節，沒有風，太陽熾燙燙的。在這沙甸魚盒般的牢房裏空氣的轉換祇靠門上一個銀元大的圓洞來調節。黃昏時候又被擠入幾個越南人來，這幾個後來者更帶來滿身暑氣，每個人的頭髮間、胳膊窩裏、背脊上、都滲着汗珠，稀有難耐的酷熱使大家坐臥不寧，好像被拋在沙灘上的魚羣，痛苦而痙攣地張着嘴呼吸。

「真受不了，一定給悶死的！」祇有六小時的禁閉，顯然已使我無法忍受，往後的日子又怎麼過呢？我心裏獨自這麼地憂慮着。

一個越南人的聲音，懇切哀婉地呼叫着，我輕微地問那個和他同時進牢的廣東同胞：

「他在叫什麼？」

我雖說僑居西貢有五個年頭，但對越南語文還是門外漢，一個在華僑社會搞文化工作的人因爲生活環境的關係對當地的語言往往是個低能兒。

「他嗎？他說：阿叔，請開門給我們一些空氣吧，我們快要窒息死了！」

笨重的牢門霍的拉開了，一陣咒罵，那位懇求者被拖到牢門外去，接着便聽見一陣「啪刺啪刺」的皮鞭聲伴着短促的慘叫；而正當這時一股清新的空氣却乘機溜了進來，是那樣的沁入人們的心裏，大家展開鼻翼，貪婪地用力鼓動着肺部。我是初次意識到「空氣」這東西的存在，而感到它

的寶貴和可愛。

然而用一身的皮肉去遭受鞭笞，祇換來幾分鐘的清新的空氣，這代價真太奇昂了。

夜晚，每個人分得半碗粗糙的發霉的米飯，半條乾瀉的腐鹹魚。一個頭髮斑白的老頭子用他略微發抖的手捧着半碗飯遞給剛才被鞭打的越南青年說：

「你多喫這半碗，你被打得太苦了。」

這種自發而善意的同情，像電流一樣激動着同難者們的心弦。

這樣的處境，叫一個初嘗鐵窗風味的人無論如何是不能入寐的。我想得太多，也考慮得太多，我把思想的亂絲拉到家庭裏去，也拉到用什麼口供來對付將來臨的拷問。

半夜裏有誰在嚶嚶啜泣，一會子有人在安慰他似地談着。我望着蹣跚在身畔的廣東同胞，也一樣睜着圓碌碌的眼珠子，他翻譯着說：這個越南人在崑崙島牢禁了五年，期滿了該放他回家，而法國人又不放心要把他解到另一個叫做「巴喇」(Baré)①的山谷中去看管，他悲痛極了，因而哭泣起來。

第二天，當曙光向牢房裏窺探的時候，毛廁的衝水管沙沙地響，犯罪者機械地翻身起來，脫下

他們身上的背心塞在洗滌毛廁的水喉口，寶貴地薰着流下來的水週身亂抹，——這就是臨時牢房唯一的沐浴。

在這天上午我被移到另一個鴿籠般的獨身牢去，我知道偵探樓這樣慎重的處置，案子無疑地是極其嚴重的了。



### 三 殘酷的毒刑

鐵閘外一串叮叮響的鎖匙聲，接着牢房門被打開了。一個粗眉大眼面頰上刻着一道刀痕的越南探員粗聲暴氣地吼着：

『客駐，拉！』○

不能想像的事情終於來臨了，然而這是無法避免的。跟着轉彎抹角，我被帶進一間粉刷得頗爲潔淨的大辦事室，靠壁的正方坐着一個臉色黃臘臘地有點朝鮮人風度的偵訊員，在他的上頭的木架裏端端正正地排着一具白醜陋的人頭的骷髏，壁上寫着三個紅色的越文：

CHEFF HOANG KHAI

我祇好裝着恭敬的姿態站在辦公桌前。坐在桌邊的一個翻譯員用廣州話開始訊問：

○ 『客駐』越語 Khach Tru，意思是僑居的客人。『拉』越語 Ra，是出來的意思。